

後集
五女七貞



記曰 嘆富人

人浮無常到 萬般休 良田萬頃空自謀 堆

後 幾句殘詞念過 書接上文 且說施侯

不日休 宜看破 急加修 打利銷步瀾州

堆

集 若收下就有貪受賄之名 自己索性不言等 要看兒子怎麼辦 施大人向陶金占道 貴上

五 何必這麼破費 本府却之不恭 這倒要叩領了 陶 占道 大人賞賜 施大人道 我這裏

女 新接一名帖未備 上差回去代本府多謝陶大人 連上差你本州也先不致意 改日到府上

七 去再補 陶金占見施大人真收下了 心中大喜 心說你愛給賞錢不給 我還在乎你的幾兩

真 銀子 只是不給回帖是差點事 好在提督說過 只要收下就行 陶金占逕自回去稟報提督

陶貴 說是施知府已然把五百兩黃金收下 陶貴伸手道 拿來 陶金占道 大人要什麼

十 叩謝 大人不是說過 只要收下就行嗎 陶大人一腳道 怎麼這點事全辦不好 陶金占

見 受了這麼大累還落埋怨 心中也是生氣 陶貴一里怎麼總算收下了 反正不能不認帳

集 不提他這裡 且說施大人等陶金占走後 向侯爺道 阿媽這幾百金子留你看你老喫點心吧

施侯爺道 好好 我這就寫辭摺 這個侯爺就別打算作了 施大人道 阿媽不必着急

(1) 兒子自有辦法 晚間施大人在燈下把奏摺擬得 就勢寫好 奏摺上大致寫的

府府尹施文 奏事 朝廷設 治 原利國福民 凡為地方人民謀

民生疾苦關懷 陛下體人愛物 無不感皇上恩施化育 萬家騰歡 白

(2)

令儀仗驛從例有定制 故一官行者趨避稍遲 常遭叱責 此在外

已屬盡然 京師為輦轂之下 商業繁盛 人烟輻輳 每值散朝 因朝臣輿

民屢遭踐踏鞭扑 似於聖朝愛民如子之意有傷 奴才施文目觀此情 難

斗胆敬達天聽 乞聖主以黎庶為重 略事變更 以免弊端 四則民戴恩

化育矣 這道奏摺寫好封了口 第二日早朝 各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十三科道 奏

對已畢 順天府道摺子才往遞 今日又是都總管梁九公侍駕 一只順天府又有

奏摺 梁九公把眉頭一皺 意思是嫌順天府事情太多 梁九公這時把奏摺給呈到龍

案上 康熙見是順天府的奏摺 並且是封口密奏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 遂把封口拆開

把奏摺看完 康熙帝不住點頭 這時滿朝文武大臣知道是參九門提督陶貴的 淨看怎嗎

發落呢 康熙這時宜施文上殿 施大人叩頭已畢 俯伏金階 康熙說道 施文你所奏的朕

已知道 這倒確是實情 朕久有矯正這種弊竇之意 你可有相當的辦法 自管當殿回

奏 施大人叩頭道 童歲貢聖明之主 言京師之地 若街道窄小 倘或加寬

街道 自無撞傷路人之事 惟是商民住戶 原本安居樂業 若一加寬街道 必須拆毀

民房 那一來豈不是病商害民 奴才想減少朝臣輿從 並不碍官家體制 再者京師乃國都

之地 只有天威可仰 臣下等何必多事鋪張 軍機以次可引馬四對 侍郎可用引馬一對

九門提督可用引馬四對 署理順天府 轎只半乘 引馬一騎足矣 如大

王侯 及貝子貝勒等 奴才不敢妄議 尤應表率羣臣 何得獨異 嗣後

提督順天府 大宛兩縣 各處黏貼布告

人民增加多少福利 九世抗督陶書 垂手侍 見了施大人 深深施了一揖道

貴府筆下留惠 施大人也還了禮 這才笑着說道 貴提督不要客氣 本府爲的公事

咱們 一私仇 算什麼 也還了禮 五百兩金子總算沒白花 內中惟有各貝子貝勒

等 素日就是好玩排場 這時一減少驕從 起心裡不願意 再說索姓他是國丈 素

後 日是四十八對對子馬 被施府這一道摺子 參下四十二對去 自己覺着非常難看 在出

集 朝房的時候 惡狠瞪 施大人一眼 施大人那把他放在心上 那索某懷恨在心 遇機

報復不表 且說施大人回到府中 又寫了一道謝恩的摺子 次日早朝把這摺子遞上去 今

五 日是 監劉華 殿 差 施大人往上一遞摺子 劉華道 貴府三天兩頭的上摺子 怎麼有

女 這些事呢 施大人道 這是謝恩的摺子 劉華道 要全像貴府似的 我們就累死了 照這

七 麼參 參去 咱家們也許教你參一本 施大人只是答 是 是 劉華見施公這分情形 並

沒說一句軟話 遂帶着玩笑的口吻說道 要不然貴府就把我們也參一本 施大人恭恭敬敬

真 笑道 公公吩咐不敢不參 劉華笑道 你只要敢參咱家們 準得請請你 不只請請你 還

給貴府懷季 施大人道 卑職謝謝公公 劉華一笑 也沒把施公放在心上 隨把這個謝恩

十 的摺子呈上去 下了朝到衙門中辦了辦公事 回到府中 晚間偷偷的在書房中寫了一個摺

子 第二天早朝 軍機各處全奏對完了 施大人又把摺子取出來 劉華值差 一看施公又

集 遞摺子 不覺心中一動 心說怎嗎這麼巧 昨天我跟他打賭 今天就遞奏摺 別是真跟咱

家們過不去吧 隨把摺子接過來隨問道 這是參誰 施大人道 遵總管之命 不敢不照辦

(3) 劉華一聽連說很好 咱家這才佩服貴府啦 隨把摺本呈到龍案上 康熙見是順天

奏 隨把封口拆開 見摺本上寥寥數字 康熙看完不由龍顏變色 隨宣施文

跪在丹墀 康熙沉着臉問道 施文 這摺子上可是確有實據 此事關係重大

(4)

可小心你的腦袋 施大人道奴才有下情 中宮耳目衆多 不敢當他們奏對

這時在聖上身後站着八位大總管 見施知府這一說出有他們的干係 立時人

莫不惴惴自危 向來不論多重大的事 也沒有避過他們的 因為這全是聖上的親

時聖上一回頭 喝了聲全退出去 這些總管立時退下 變臉 原來康熙是奏摺上寫的是

後大內恐將有嚴變 望聖上嚴厲查明 以免隱患 就這幾個字 康熙看了所以龍顏變色 故

此追問施文 這時把太監們趕下殿去問道 施文你倒是怎麼知道有這種事 施大人答道

集 閣宦之禍 歷朝中全由於不能防微杜漸 查中宮淨身 倘根株不淨 二十年後必要重生重

五 長 奴才風聞大內有這種風聲 故不敢不據情上聞 康熙聽了 點了點頭道 我朝家法極

女 嚴 不敢稍有疎忽 倘真發生此事 朕有何面目見祖宗 依卿有何辦法 施大人奏道 此

七 事並不爲難 把所有四十八處內監檢查驗明 倘有根株不淨 陽帶重生者 可予以二次宮

淨 亂萌自止 康熙第一想 自己要是辦去就麻煩了 遂回手把上方劍拿起傳旨道 朕爲

貞 肅南宮閣 着順天府施文便宜清查 倘有抗不遵命者 立即請上方劍斬決 施大人叩頭謝

恩領旨 隨又奏道 奴才想中宮俱在大內 奴才不能在宮內檢查 一者嫌寶叢生 二來亦

十 多有不便 不如傳他們到順天府府衙檢查 亦不悞大內營差 可令撈前去檢查 俟第二日

再撥那一半去 康熙准其所奏 遂問道 四十八處內宮中可有可靠的沒有呢 施大人答道

集 都總管梁九公年高 老成持重 尚可倚託 康熙道 就教他幫着卿辦理 立時傳梁九公

梁九公這時到了殿上 向聖上叩頭道 奴婢候旨 康熙道 現有施文奏明 內監等幼年

淨身 恐有根株不盡 血氣足者 難免長重生 故此必須嚴厲清查 以淨宮闈 着梁九

公協助施文查辦 限二十天辦完 梁九公一聽可給吓壞了 心說這可是大禍臨頭 倘來個

重割准死罪 萬歲乃 臣之主 奴才 憂待 時時不敢大意 這種事決不

能有萬歲那知這種痛苦 倘稍有微嫌 即行重加淨割 無異於賜死 因血氣已衰 決難有生望 請聖恩免職 則奴婢等感恩不盡 康熙道 這事可不能再因循了 宮中不下千餘名內監 你敢担保沒有絲毫差錯麼 梁九公被這一問也不敢答了 康熙道 朕也不願過事苛求 凡在五十五歲以上的 概行免職 梁九公答道 四十歲的不敢再有這麼差錯了 後大人道 奴才想 凡五十歲的可以施恩免職 康熙說道 就依卿所奏 施大人又奏道 奴才此事雖是為公 只是結怨私人 恐怕奴才下殿就走不了 康熙遂傳旨 令梁九公曉諭各太監 如有敢與順天府尹施文結怨 妄傷其毫髮者 立即凌遲處死 梁九公和施大人磕頭謝恩 出了午門 赴順天府衙去了 這梁九公等隨同康熙退朝 用過早膳 飯後就沒什麼事了 遂召聚八大處的總管一商議 梁九公道 誰把施文得罪了 他這一本可够瞧的 吾們生死全在他掌握之中 劉華見得說道 是吾昨日跟他不過說了幾句玩笑話 因為他今天參這個 明天參那個 我說你不許把咱家也參一本嗎 那知他是真辦 梁九公道 你這兩句話 惹出多大禍來 往後吾們也得稍微斂跡 別儘目得罪人 這不是自招其禍嗎 倘若認真辦起來 吾們得找多大害處 不定誰犯了他的忌 就許找尋誰 劉華此時也是後悔不及 梁九公道 此事咱必須拿面子求他去 聽說施文最孝順 我們求他設法 倒還可以通融有辦 可是咱們也別淨拿情面 必須稍微破費點 把咱們賺的也該有拿出點去 於是大家一湊合 全是珍貴之物 人參 鹿茸 燕菜 銀耳 珍珠 翡翠 尺頭金銀器皿等物 約值一萬兩銀子 好在全是白得來的 裝了一車 這時已是天夕時候 這幾位大總管也沒甚麼事 隨即各自備車逕赴施侯府 且說施大人到了衙門 辦了辦例行的公事 到府中 施侯爺這時見兒子回來 遂問道 今日可有什麼事 施大人答道 臣等

廢大事

我把內監們參了

第一聽就是一

道

這內監們

事了 施大人把這本的情形

侯爺道 你往

這麼胡來了 你

(6)

還想作官麼 這班內監們誰敢惹 你竟跟他們結仇 那兒有你的便宜 施大

這時家人進來通報

外面有八大處總管拜望侯爺 施侯爺道 怎麼他們都來了 恐怕未

必肯善罷甘休 施大人道 阿媽自管招待他們 吾已領了上方劍 並有旨意 內監們如有

後動咱們毫髮 就把他斬了 諒他們不敢有別的異議 侯爺站起來向家人道 有請 到客廳

裡待茶 施侯爺出書房 來到客廳 不一刻八大處的總管全進來 梁九公道 頭裏 若是平

常日子 這幾位大總管氣餒高張 那把侯爺 放在眼內 別說是侯爺 就是貝子貝勒 也

五 把他們怎樣不了 這時見了侯爺 這份恭敬 就別提了 先給侯爺請安 侯爺說道

女 不知總管來到 失迎的很 侯爺接着讓坐 家人獻茶 梁九公道 吾們今天到侯爺這裏

七 求個人情 侯爺可得賞臉 侯爺道 大總管說的那裡話來 諸事全仰望關照 梁九公道

侯爺生了虎子 像吾們好似綿羊 有這麼好兒子 那還用咱去關照嗎 侯爺道 吾們全是

貞 自己 小兒縱有得罪的地方 本爵管束他 梁九公這才把施知府上本 參奏內監的事說了

一遍 施侯爺故作不知道 有這等事 實在可惱 吩咐施慶把三少爺叫來 施慶到書房裡

十 向大人道 侯爺請三爺 大人隨即來到客廳 見四十八處都總管 跟八大處的總管全來啦

趕忙上前見禮 梁九公道 貴府尹往後請多加關照 別這嗎抖拉咱家們 將來對貴府總

集 要有一點人心的 大人道 老伴々不要着急 卑職是被剝總管擠的不得不辦了 劉華這時

實在吃不住勁了 遂說道貴府多原諒吧 咱們不過一時玩笑 那銀貴府認起真來 說着

話請了個大安 老侯爺見兒子面子十足 這正色道 你太不胡鬧了 老伴々這大年紀 還

被你所累 這事既是梁位總管口頭 你必須想法子把他敷衍完了 大人道 兒子也願意敷衍

衍了事 不過旨意很緊 老伴々是知道的 好在已有恩旨五十歲以上的免職 那嗎像大總

管們也不過有一二位不足歲數的。這時那位東宮大總管張忠道：他們全可以脫過去了。咱家就該現這回事嗎？梁九公道：貴府還是多閃閃面子。大內實在沒有意外的事。像我們自幼淨身，就算一命人，與出家和尚一樣，任甚嗎閑心，全沒有啦。那會重長的。這一來簡直是教我們不能見人了。施大人見梁九公等，真是有難堪的情形。遂說道：這事我想老伴々們把掌案的囑咐好了，別教他走露了。咱就可睜一眼，閉一眼的，含糊了事。可是若是沒有把握，那可得留神。御史們一個摺子，咱可就吃不下了。有抗旨蒙君之罪。梁九公道：那掌案的陳更是自己人，決沒有差錯。施大人道：那嗎分班到順天府大堂去聽看。也就是招呼着名字時，把大衣服解開，裏邊多穿一條襯衣，不過遮掩耳目，也就是啦。梁九公見已說停當了，又謝了侯爺。大總管又向大人道謝。大人道：由明日起，先請老伴件撥人到順天府衙聽驗。大概有十天的工夫全辦完了。梁九公這時從袖中取出一紙紅單帖，交給施侯爺道：這是咱家們一點心意。侯爺你留着他用吧。侯爺一看這禮單上儘是些珍貴之物，價值不賚，急忙說道：老伴々請帶回。本爵不敢領這麼厚賜。梁九公道：侯爺要是不賞贖，我們怎麼出你的府門？不怕這時你先收下。那三節再給咱家送回去呢。現在總算賞咱家們個面子。侯爺見不能推辭，只好拜領了。梁九公遂起身告辭。侯爺父子把梁九公等送走。回來侯爺說道：你看這事多麼麻煩。他送這麼重的禮物，爲父我向來最厭集這些事。如今竟爲這事，落此不清白之名。大人道：阿媽何必那麼想。像他們氣餒薰天，誰不側目？這回稍加懲處，也好教他們稍微斂跡點。侯爺無法。第二日施大人早早的去到順天府衙，因爲有二十天的假，也不用上朝了。專辦這件事。這一來可肥了趙璧了。一撥一撥的太監們到府衙來。趙璧富先攔着不教往裏走。他這非先驗頭一回的不可。知道這個班頭是故意。只好各自撇個三兩五兩的。他們是十個人一撥。每

(7)

個二三十兩的 只要把錢遞過來 趙璧放過一機去 大人坐在大堂上 掌案的

這些大監們也就是虛應故事 在面前一過就算完事 這廝就算省大了事了 也不

七八天就可驗完 到最末一天有御前太監跟變駕庭大監 一個叫吳肅忠 一個叫卜事忠的

這兩個太監跟掌案的不對勁 並且在大內也是不得人 大總管們全想毀他 只是不得機

後會 這兩人是二十來歲的身 身體強健 血氣充足 可就有別的太監們知道了 只因

關係重大不敢說 這時一遇上這個機會 可就有洩底的了 掌案的趕到驗他兩人絲毫不肯

放鬆 這一驗出來立時報道 吳肅忠 卜事忠兩人不清 這時兩人已嚇得面如土色 不敢

抬頭 施大人一沈吟 暗想索性不往下細問 想到這裏 教班頭們把二人看管 隨即具摺

奏明康熙 並在摺中保奏 吳肅忠卜事忠二人 念其在大內當差多年 尚無不法情事

隱匿不報 念其係畏死之心 請聖上開恩 可立時驅逐出京 永不錄用 以見

聖朝之仁厚 康熙准奏 令立時將二人驅逐出京 這吳肅忠是山東廢城縣人 那卜事

忠是山東濟南府人 這兩人一一走 到後 大人山東放糧 假傳聖旨惹出一場大禍來 此

是後話不提 且說大人把事辦完 康熙因施文勤勞國是 恩旨嘉獎 又因施文得不孝俸祿

十 特賞一年全俸 為甚麼還用賞給俸祿呢 只因大人乃是署理 前任上半年俸祿已然領過

下半年的還未到 故此這幾個月大人是白效力 所以有這等恩旨 銷假仍到衙門辦公

集 這日剛到衙門 聽衙門外有一山西人的聲音喊冤 大人立時傳話 把喊冤之人帶進來 趙

璧在這頂着副班頭之名 為甚麼不補正名字呢 只因順天府原有十班 這十班全是舊人

大人知道人家補這份班頭不易 自己不肯作這種絕情的事 把別人革了補自己的人 所以

才把趙璧補個副班頭 這個副班頭是甚麼事全管 別人因為他是大人的人 誰也不敢惹

他 這時趙璧把喊冤的人帶上堂來 值堂的一喊堂威 趙璧喝令下跪 大人一看這喊冤的

紫紅的臉面 像貌很是端正

是之人 跟着過來兩個差人 把這喊冤的身上一

搜 從衣服裏搜出一口純鋼刀 趙璧把刀接過來喝道 好大膽子敢帶刀上堂 你想怎麼着

這老西道 老爺們不用動怒 我雖不是好人 也沒作什麼傷天悖理之事 趙璧把刀往外

一抽 只見寒光耀目 真是一口利刃 可是刀是鐮刀剩了一把 刀鞘可是插單刀的 遂呈到

後堂上 大人把堂本一拍道 你為何到本府來喊冤 暗藏利刃定非好人 從實講來 那山

西人叩頭道 大人 小人乃是山西蒲州關家莊的人 姓關名太字小西 小人家世清白 自

幼好武 文中過秀才 武中過舉人 只因這幾年家道中落 自身功不成名不就 這才想起

小民的父親臨死遺言 從前開票莊的 在京師放了許多票賬 無息無利 此時小人進京

想找找家父舊日的朋友討些債 遂銜奔京師 不料半途陰雨就攔 把盤費用盡 離鄉背井

舉目無親 走到京西妙峯山下 已竟餓了兩天 俗語說 飽煖生淫慾 饑寒起盜心 事

出無奈才想偷盜一次 暫時救急 也就在剛進妙峰山不遠有一個廟 那廟名叫桃花寺 小

人想着和尚們來的錢容易 故此才起意去偷他 到了夜間到了廟後 小人有這把寶刀正好

挖窟窿 大人一聽這是笨賊 那關小西又說道 人要是時衰運敗 甚嗎事全會遇上 挖了

幾刀就把牆給挖透了 那知還有二層牆 趕到進了窟窿竟是一個夾道 小人沒當過賊 也

不會使千里火 懷中帶着半截蠟 用引火之物點着 見這夾壁牆內有一鐵門 關的很嚴開

不開 這才往東走 這一下子可把小人吓着了 和尚廟內竟有女人 見牆角坐着兩個人

一個少婦 一個年哥的男子 小人一問 全是不肯明言 這才把一片白綢衣襟扯下 咬

破了指頭拿血寫了這片血書 囑咐小人立時送馬將軍府 小人把住址忘了 聽說順天

府是清官 才到這裡喊冤 請大人一看便知 說着把白綢子呈上來 大人下

立時嚇得面色慘白 來寫血書的乃是馬將軍之子馬玉 這位輔國將軍隨

四川取過西藏 有汗 勞 封他將軍之職 世襲罔替 馬將軍府就在安定

旁邊馬將軍胡同 這位馬將軍 膝下只生一子 單名是一個玉字 自幼嬌生慣養

到成年 生得相貌俊俏 真如玉樹臨風 將軍已有了年歲 抱孫心切 爲兒子定了

親 這女家却也是貴冑之家 乃福豐之女 乳名桂姊 自幼頗知閨訓 知書識

字倒還沒有那一派驕矜之氣 頂到過門後 這一對天生的璧人如魚似水 非常恩愛

後 可未免身體虧弱了 少將軍馬玉 不時的生病 老將軍又是一分心事 一日

集 門前有兩個異地的和尚化緣 說是妙峰山下有一塊幽勝地方 缺少一座寺院 倘能

五 有善緣的人 作廣大的佈施 能够把寺院建築起來 定得佛祖護佑 馬將軍把這

女 兩個和尚叫進去一問 這兩個和尚全是從江南來的 說話的口音不同 又善於迎合

七 馬將軍的心意 說得天花亂墜 馬將軍立時情願佈施 萬兩 叫兩個和尚監工起蓋廟宇

貞 只求佛祖保佑兒子平安健壯 這兩個和尚立時回到妙峰山 興工建築 全修蓋好了 馬將

軍又施捨一千銀子 教和尚種了幾千株桃花 所以這個廟也就取名叫桃花寺 這兩個和尚

究竟是那裏來的呢 原來並非善類 乃是三教寺 小粉蝶陶通的師兄弟 一個叫慧海 一

十 個叫性本 陶通被害 兩個和尚逃到北方 來到輦轂之下 依然胡作非爲採花做案 如今

遇上這個馬將軍佈施了這筆鉅款 兩個淫僧起建了廟宇 有了安身之處 在轉年的春天

桃花寺桃花盛開 遊春的人很多 還有美貌的 淫僧就用蒙汗藥把人蒙過去 全隱藏在夾

集 壁牆裏頭 兩個淫僧 在廟裏的時候 愚弄人騙一筆財 他們遂造起誑言來 說是現有活

佛肉體成聖 去冬雪少 今年定要大疫爲災 佛祖憫世人遭此大劫 特發慈悲心普救衆生

佛法無邊 有求必應 如能虔誠禱告 定能使瞽者重明 起死回生 能治不治之症 施

送仙丹能治百病 分文不取 准於四月初一起活佛度世 請善男信女早來

降香 庶可同登壽域等等的言辭 這種招財不計於貼在妙峰山附近 連北京城內九門九關

大小街道 全貼到了 愚民無知 全都開動了 可是這招貼是早貼出去的 離着正日子還

有好些天 且說馬將軍見兒子在家中悶倦 並且又多病遂想教他們小夫婦出去遊逛遊逛去

把兒子叫到面前說道 現在這麼和暖的春天 你在家中也是悶倦 妙峰山新蓋起來的桃

後花寺 乃是咱們自己捐助的 就如同咱們家廟一樣 你們夫婦可以到廟中遊覽遊覽 順便

集燒香求順 馬玉那有不願意的 跟他媳婦一商量 小兩口第二日一清早 帶着丫頭婆子當

差的起身奔妙峰山 心裏是十分的高興 一出子城 立時覺着分外的神清氣爽 在繁華都

五市裏不過是紙醉金迷 爭妍鬥勝 那裏比得上野外天然這種秀麗之氣 馬公子 頭一次看

女見這鄉村的景物 自然分外的愛 四十里的路程不過已時就到了 遠遠看見層巒疊翠之中

七那一片桃花開的極其茂盛 圍繞着這座廟 很顯着清雅 車來到廟門前 有跟班頭前通報

貞性本慧海出來迎接 馬公子下車 兩個和尚先給馬玉合十敬禮 及至一見這位美貌的少婦

十這位桂姐本來長得如出水芙蓉 柳眉杏眼 俊俏異常 梳着兩把頭 前邊分開垂下兩

芽 鬢邊是披肩蓋項 越顯着分外精神 身穿長衫 外罩大坎肩 過身沿花邊 加着粉紅的

不過當時同着馬公子不敢過於放肆 隨向少夫人施了禮 伺立一旁 馬公子見這廟前

風景這麼好 先不往裡走 在廟外看了看 淫僧性本道 公子看這裏景緻不錯吧 馬公子

道 到底是佛門淨地 令人把塵俗之心全消滅了 慧海道 公子一路勞頓 先到廟中歇息

歇息吧 馬公子一同來到廟中 見裡面殿宇蓋的也非常壯麗 北邊是大殿 東西配殿 淫

僧把馬公子讓到配殿裏待茶 向馬公子道 後面有一所幽靜的禪堂 公子跟少夫人正好歇

憩 天已到午時 和尚給擺上齋來 向公子道 這裏可沒有什麼可口的菜蔬 只有

茶淡飯 不過這種粥是昆明湖的水熬的 你老吃着分外口甜 馬公子說道 這倒很好

對於酒肉這種東西吃膩了 用過了飯 和尚又陪着在各處隨喜的一番 把這對小夫妻安置在後面禪堂裡 馬公子心中非常高興 過了一夜 倆個和尚一商量 要下手收拾這些從人

把蒙汗藥下在了飯菜內 丫環老媽全被蒙倒 淫僧們真狠 在寺後挖了個大坑 把這六

後 名丫環婆子跟人 全給活埋了 把這六個從人埋完 手持戒刀來到後面禪堂 向馬公子少

夫人威嚇 這小夫婦一見凶僧 好像兇神附體 立時吓得體似篩糠 渾身亂戰 淫僧用刀

集 指着道 佛祖爺體好生之德 饒你這條命 若有一點倔強 定取你兩人的命 馬公子叩頭

五 道 大師父乃是佛門弟子 以慈悲為本 弟子自問待大師父不薄 大師父念家父佈施修廟

女 之心 請開一線生路 放弟子逃生 弟子生生世世不忘大德 和尚大喝一聲 再敢多言當

時取了你的命 這位少夫人見和尚已下了狠心 決不是央求可以回心轉意 遂悲切切的

七 說道 不過我們是恩愛夫妻 一時難以割捨 求大師父叫吾們夫妻多在一處呆三天 若當

貞 時逼迫 你就是剛刀快 小婦人惟求一死 和尚一看這情形 不過怕逼迫急了 當時出了

意外 吩咐小和尚把兩人關在夾壁牆內 把馬公子夫婦推到夾壁牆中 少夫人向小和尚央

十 求道 少當家的你多修好 把吾們綁繩打開 吾們夫妻也好說話 到死也忘不了少當家的

好處 小和尚立時說道 吾就把綁繩 給你們解開 趕緊把夾壁牆的門關好 這一對小夫

集 妻 在夾壁牆中 哭一陣 說一陣 兩人想死 又沒法子死 就這麼在裏邊 待了一天一

夜 也是命不該絕 趕上關小西餓急了 挖窟窿作賊 馬公子咬指 寫血書 交與關小西

教他送到馬將軍府 找馬將軍 面遞血書 好搭救 這對小夫婦 這關小西 為何不把

那兩人 救了出來 只因這位少夫人 是一個女人 又餓了一天一夜 在黑夜之間 要是跟着逃走 也走不了多遠 倘然被和尚 追去 更活不了啦 故叫關小西 去報告馬

將軍 報官搭救倒可以活的了 這關小西 爲甚嗎不到馬將軍府 却來到順天府喊冤 實

因一時慌疎 把地名忘了 只記得順天府 關小西初來到北京 那知道是歸甚麼地方管轄

呢 直走了一夜 才來到西直門 關小西真餓的走不動了 見有一個賣切糕的 切的一塊

一塊了 不住的吆喝 小棗的切糕 三個錢一塊 擇大塊拿 關小西餓的眼藍 摸了摸腰

中恰好還有三文錢 關小西沒顧的掏出錢來 一看許多的小塊 全擔不了飢 就有一塊有

一斤多重 關小西拿起來就吃 吃完了把三文錢往車子上一扔 賣切糕一看 只給三文錢

立時說道 那一塊自少六十錢 三文錢是前邊這些塊 關太說道 你這是欺侮吾們山西

人 你說的是三文錢一塊 擇大塊拿 賣切糕道 那可不成 你成心找便宜 兩人這一口

角 立時圍了一堆人 這時由人堆裡過來一位老頭兒 把衆人分開 過來勸架 此人乃是

御親太王府的教師洪文 每天必要在清早晨到西直門外繞個灣 來到正赶上關小西 跟

賣切糕的打架 這位洪教師是好管閒事 上前問了問情形 這位洪教師素常知道西直門外

這些小生意人最可惡 這時向賣切糕的說道 你這真叫欺侮人 你這攤子上那有值五文錢

的切糕 頂多是賣三文錢一塊也就是了 賣切糕的一聽這老頭是橫不講理 遂氣狠了說道

老爺子你要是管閒事 得說公道理 他吃了一個大塊的 你老沒看見 洪文道 作買賣

得規矩 不准欺負外鄉人 賣切糕的大怒道 老爺子你老少管這種閒事 洪文也急了

向賣切糕的道 我今天是非管不可 你是怎麼看吧 非訛人不可 你看這個 路旁正有

一塊石頭 這位洪教師向着這石頭吧的一掌 把石頭拍的粉碎 厲聲說道 你敢訛人 你

的腦袋有這麼結實麼 賣切糕的吓的立刻說道 得啦老爺子 吾們算認訛啦 洪文把眼一

瞪道 你說麼 誰是用勢力欺侮你啦 衆人作好作歹的勸 關小西向洪文道 老人家你老

是真厚道 宏文道 你貴姓 關小西道 在下姓關名小西 是山西蒲州的人氏 因爲進京

討債因任半途 宏文道 你這是先奔那兒 關太見這位老頭這麼向着自己 遂說道 現在

我倒先不能顧自己了 爲別人先辦一件大事 到順天府喊冤 洪文道 你爲甚麼事 關小

西向洪文道 你老附耳過來 遂簡單的把京西桃花寺的事一說 洪文道 很好 這位新任

順天府乃是姓施名文字士倫 爲官清正 愛民如子 不避權貴真正是一位忠良 這種事非

他不能辦 看這情形你是路貨缺少 我這還有一吊大錢 你先帶着零花 關小西道 那可

不行老西向來不白花人家錢 宏文道 算給你行不行 趕還吾的時候 你多給一百錢利錢

吧 關小西道這倒行 宏文竟自告別走了 關小西又足足吃喝一頓 遂來到順天府喊冤

且說施大人把血書打開一看 上寫父親大人 兒自奉命到桃花寺 不料兩淫僧並非

善類 兒等百般哀求 請淫僧容緩三日 現被困夾壁牆中 幸有關義士前來穴壁

得見兒夫妻被困 故破指血書 望父親趕緊設法 或報順天府派官人搭救

遲則恐遭毒手 兒馬玉祥彈淚血書 大人看罷 不由氣冲牛斗 咬牙說道 好大

胆凶僧 說到這句又怕走漏風聲 隨問道 你爲何不到將軍府 竟來這裡喊冤 關小西道

小人把馬將軍的住址忘了 西直門外又遇見一個老頭 他也說大人是清官 故此來到這

裡 大人點點頭 又看了看關小西的這把寶刀 真是寒光耀目 知道是一口寶刀 又見刀

上藍江吟的鋼鋒 鑿着金子 有三句詩是 可稱防身寶 金玉一齊削 雌雄藏一鞘 大人

道你這一定是雙刀 那一把呢 關小西道 此刀乃是小人家傳之物 先父遺留 就是這

一口刀 聽說還有一口 不知落在何處 據說這兩柄刀若遇到一處 定有一番巧合奇緣

小的也不知是准不准 大人吩咐把刀暫時存庫 把關小西帶下去 暫時看管 大人心想此

事還不能辦莽撞了 必須加一番仔細 倘若這山西人的話靠不住 本府冒然出京 有好大

的沉重 遂吩咐施安你拿本府的名帖 到馬將軍府請少將軍 就提本府請他便飯 施安遂

備了匹快馬 趕緊到馬將軍胡同 來到馬將軍宅內 門上有當差的 施安向前道了辛苦 當差的問道 貴處是那裡 施安道 敝處是順天府 敝上教下差來請少將軍到府衙一敘 當差的不敢怠慢 忙讓施安坐了 遂把施府尹的名帖拿進去 向着馬將軍一說 馬將軍心裡非常痛快 心想兒子能與順天府尹施文交朋友 真是可喜的事 素聞施文是一位廉潔清官愛民如子 自己兒子將來定能上進 隨即差人拿四兩銀子賞給來人 拿着名帖謝施大人 就提少爺已去妙峰山桃花寺降香 改日回來 定當趨前拜謁 明日將軍還要請大人到府中一敘 當差的把賞銀名帖全拿下來 交與了施安 領了回帖逕回府衙 施安到府中一看 大人還未退堂 遂把將軍的名帖呈上去 說是馬少將軍已去妙峰山桃花寺 大人一聽就知這事果然一定不錯 因為事情對 遂擺手退堂 帶着趙璧回到公館 自己一想順天府不能私自出京 必須奏明皇上 旨意准了 才准走 房山縣又是自己管轄 若出了差錯 也是自己責任 這件事要是就誤就許壞了事 自己左右為難 因為順天府這個官不大 事情可是麻煩 因為直隸督撫要是陛見必須順天府帶領引見 這種差事 沒有一定的時候 大人遂寫了一份密摺遞上去 大人問趙璧道 黑士傑怎嗎還不回來 趙璧道 我徒弟回家置地去了 不久就回來 大人道 叫孫祺來 趙璧把孫祺招呼上來 大人說你二人隨本府到妙峰山桃花寺私訪 各帶隨身兵刃 兩人一聽立時下來收拾 趙璧說道 大個 你說大人這回叫咱們保護 露臉不露臉 孫祺道 那自然露臉 從前大人私訪 全是天霸保護 現在該看咱們的啦 趙璧道 你看是要露臉 我看着要現眼 從前大人私訪的地方 全是人生地疎 這時是京師密邇之地 認的大人的人多 有萬分的危險 就是咱們這兩塊料 出了事就許現世 孫祺道 咱們還能說了不算數嗎 遇上什嗎辦什嗎 趙璧道 是福不是禍 是禍脫不過 遂把隨身的零碎全帶好了 隨上來候着大人 大人吩咐

附備一輛雙套的轎車，立時起身——大人與趙璧孫祺坐在車上，出了西直門，這雙套的車走起來，真是如飛相似，也就是一個多時辰就到了妙峰山下也有店，大人吩咐住店，囑咐好了趕車的別提是施侯府的車，進了店稍微歇息歇息，告訴店家把車輛馬匹全存在這裡，完事多加酒錢，帶着趙璧孫祺出了店，來到外面一看，雖則沒到正日子，這裡已竟有不少的香客，見牆上樹上石碑上，滿貼着黃紙的招貼，上寫天降活佛，肉體成聖，悲慈度世，普渡世人，望善男信女早日降香，大人看罷，遂奔桃林走來，來到切近，正是新建的桃花寺，進了廟門，有僧人迎接進去，大人一看，廟蓋的非常闊，迎面上大殿，兩旁配殿，五僧人問道：施主是當天燒完香走呢，還是等正日子？大人道：我們是爲初，燒頭爐香，僧人道：這是施主的善念，今年本山天降活佛，肉體成聖，白日飛升，施主們回頭後面大殿，捻香求福求順，施主貴姓？大人答道：在下姓房，和尚道：施主住幾間？這裏有三間的，也有兩間的，趙璧道：我們住三間，和尚領着大人來到西配殿，殿中陳設的非常講究，一切的鋪陳講究，和尚遂問施主，是喫葷喫素？我們這裏是葷素全有，大人道：我們葷素全行，隨便預備吧，和尚不一時把飯開上來，大人見趙璧還是垂手侍立，遂說道：你們兩個人不必拘禮，坐下一塊喫吧，兩個人謝過大人，遂坐在兩旁陪着大人，這一桌席是够六個人喫的，別看牆壁牆袋小，飯量可大，跟孫祺兩個人放開量，一路大喫，真算捧場，竟給喫個碌碌盤光，飯後見香客絡繹不斷往後走，大人遂帶着趙璧孫祺也往後信步走來，轉過大殿，只見二層殿上由殿門起用松枝搭了一座松棚，松棚裏香烟繚繞，走進了松棚，見迎面上一張方桌，方桌上坐定一個肉體活佛，方面大耳，兩眼睜着，右手在膝上搭着，還拿着一串念珠，兩邊兩個大爐，裡面的檀香煙縷々往外冒着，香烟把松棚全佈滿了，有許多善男信女，全跪在這肉體成聖的活佛前，虔誠膜拜，大人看着納悶，只是看不出他是甚嗎。